

中国神仙传

# 民间俗神

ZHONGGUOSHENXIANZHUAN



北岳文艺出版社

马冀 宋文坤 编著

**中国神仙系列丛书**

马清福 杨爱群主编

# 民间俗神

马冀 宋文坤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民间俗神

马冀 宋文坤 编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金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20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金城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5378—1100—8

I·1078 定价: 9.95元

# 丛 书 总 序

马清福 杨爱群

中国神仙系列丛书，是一组较为详尽地介绍中国历代神仙传记的丛书，是集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于一炉并反映着时代总体文化的综合性文化丛书。丛书包括《远古之神》、《道教列神》、《佛门诸神》、《民间俗神》和《华夏女仙》五部，从神的不同类属，集中概括了诸位神仙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他们成神得道的经过，描绘了他们的威力以及被尊奉赐封的情况，从而全面地展现了诸神的全貌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从哲学上来说，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观念意象创造出来的，神的形象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精神本质异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神仙世界方成了人间世界的反照，人类方能在对神的信奉和信仰中观照到自身；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出了神仙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结论，人类方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人间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子，才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其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善恶、美丑、真假、是非等的矛盾，才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各个历史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

《远古之神》，集中介绍了远古时代神话世界里的神

祇，诸如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华夏的始祖神黄帝、商民族的始祖神大舜、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周民族始祖女神姜嫄、黄河大力神巨灵、水神共工、山神烛龙、火神祝融、农神兼医神炎帝、造人补天之神女娲等等。这些神祇虽然是原始先民想象幻想中的创造物，但是他们却曲折地反映了原始先民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今天的人们研究原始先民文化的重要材料。《道教列神》，集中介绍了道教世界里的诸位著名的神仙，诸如道教的始祖老聃、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道陵、长寿仙人彭祖、叱石成羊的道士皇初平、仙人淮南王刘安、民间盛传着的八仙等等。这些神仙由于他们是中国的宗教之神，由于他们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神祇，所以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更能反映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研究道教列神，不仅是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研究中华民族总体文化不可忽视的路径。

《佛门诸神》，集中介绍佛教世界里的诸类神祇，诸如佛教的始祖神释迦牟尼、大肚弥勒佛、布袋和尚、四大金刚、五百罗汉、地狱阎罗、地藏王以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等等。这些神祇由于是从外域传入中国的，他们在中国的被信奉不仅反映着外域宗教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也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因此，研究佛门诸神不仅可以认识佛教的本质及佛教思维的特点，而且可以了解到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民间俗神》、集中介绍了中国民间信奉的与民俗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神祇，诸如民间普遍信奉的玉皇大帝、各地三官庙中供奉着三官大帝、各地城隍庙中供奉的城隍、乡村土地庙里供奉的土地佬、过大年时人们普遍祭拜的财神赵

公明、福神阳城、门神钟馗、山神东岳大帝、水神黄大王、木匠神鲁班、酒神杜康、医神孙思邈等等。这些神祇由于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又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直接联系着的，所以成了研究中国民俗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文献材料。《华夏女仙》，集中介绍了中国不同属类的神仙世界中的女性神仙。诸如九天玄女、上元夫人、子孙娘娘、天台二女、山神二姑、无生老母、天妃娘娘、太真夫人、玄天二女、东陵圣母、王蕊院女仙、西王母、孙仙姑、何仙姑、孟婆神、黄道婆、麻姑、董永妻、碧霞元君、嫘祖、董上仙等等。华夏女仙，由于其所反映的是女性的神仙世界，所以研究华夏女仙就成了认识中国妇女文化的重要门径。这是研究神学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

编撰中国神仙系列丛书，目的不仅在于让人们了解中国人创造的诸多神祇，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通过中国神仙世界的认识认识中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认识中国宗教文化在传统的总体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便把它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华民族的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伦理史、文明史……，主要反映在中华儿女所创造的历史的现实生活中，但同时也反映在中华儿女所创造的神仙世界的历史中，因此从神祇世界去研究历史，就成了研究中华历史、中华发明史、中华民族文化各方面历史的不可取代的补充。

编撰中国神仙系列丛书，认识中国的神仙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帮助人民解除神权的束缚，破除人民对于神鬼的迷信。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神祇的崇拜，那是原始先民认识能力低下、无法认识自然力、没有能力征服自然力

时必然产生的现象；后来中华历史上的人民信仰神祇是因为神祇世界中反映着人民的精神本质，人们在信奉祭拜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愿望，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当然这也是与人民还没有认识到神仙世界的本质有直接关系的。一旦人民对神仙世界有了科学的认识，人们对神的盲目信仰也就解了。在当今的世界上，科学已经战胜了迷信，文明已经战胜愚腐，人民再也不会迷信鬼神，像旧代巫和方士那种装神弄鬼借以骗人的把戏，早已被人们揭穿了，因为人们终于认识到神鬼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神仙系列丛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民认清神仙世界的本质，以解除神权观念对人的束缚。

## 序　　言

民间俗神，是中国民间信仰尊奉的一些神祇。这些神祇，有的与农业生产、农事活动以及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季候气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与民间的婚丧嫁娶、节日风俗以及人们日常的生活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则成了生产活动与民俗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旧时代，木帮上山先要祭拜山神，船工下海先要祭拜船神，庄稼地旱要祭拜雨师，腊月二十三要送灶王爷上天。这些参与到生产过程及民俗活动中的神祇，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的、人格化了的意识存在。

民间俗神有时又统称为民俗杂神。这是因为，民间俗神作为一个范畴包括着多种不同属类的神祇，它不像佛教诸神、道教诸神在属类上那么纯一，有的则是跨越着不同属类的神祇。诸如有些与民俗活动直接联系的俗神，是由道教之神衍化而来的，有的民间俗神则是从佛教的天堂来到民间的。譬如民间信奉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本来是佛教神，可它在民间并不只是佛教徒信仰，而是受到了普遍的信奉。北方玄武神，本来是道教神，但却被民间的普通百姓普遍的信奉着。由此可以说，民间俗神是一支杂多的神祇队伍，是一个受到普遍信仰的神祇群体。

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并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是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神”（《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691页）。民间俗神与其他的神祇一样，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象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的观念意象的产物。在人们创造神的意象思维中，或者为与人民生活有关的物象，或者为人象与物象结合起来半人半物的特异形象，或者为被夸大了的、变了形的人的形象。人们按照物的形象，或者按照自身的形象，在自己的观念中创造出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意象，然后再把这种超自然力的精神意象转化为能够主宰世界的具象化了的神祇形象，这便是人类造神的思维历程。民间俗神由于其是按照物的形象、半人半物的形象、变异了的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也基本上呈现上述的三种形象。这三种类型，反映着人类造神的三个历史阶段。民间俗神呈现为物的形象者，是人类造神的初级阶段的产物，它们来源于人对自然力的崇拜、民间俗神呈现为半人半物形象者，是人类造神的第二个阶段的产物，它们来源于人力与自然力的结合；民间俗神呈现物变异了夸大了的人象者，是人将自然力加以人格化的结果，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的最后阶段。无论是在人类造神哪个历史阶段，人类所创造的神仙世界，都是离不开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因为究其实质，神仙世界不过是人间世界的曲折反映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猫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在这里说的是艺术形象创造的过程，人类造神的过程有类于此。

民间俗神有的源于人对自然力的崇拜，如风神、雨神、雷神就是人对自然力的崇拜具象化了的结果。原始先民不知道天上为什么突然打起雷来，不知道天上会忽而刮风忽而降雨，所以就在想象中认为是有什么神灵主宰的结果。这些主宰着自然界的神灵是什么样子呢？原始先民并未见到，于是他们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按照自然现象的面貌，把它们创造为某种动物的形象，或者把它们创造为半人半兽的形象。例如雷神就是龙身人头的样子，他敲击自己的肚子，天上就发出了雷声；有的雷神苍身而无角，形状如牛，一只脚，其出入于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有的雷声猪头，手足各两指，抗一赤蛇啮之，其落地时雷电就来到了。这些雷神的形象，多为曲折、弯屈、怪异之状，显然是在雷电的折光和破碎的巨声基础上幻想出来的。雷神后来变成有名有姓的人格神，关于雷电神引雷的传说故事也随之被创造出来。原始先民不知道天为什么会突然刮风，于是想象有神灵在主宰，这便是风伯；风伯是什么样，先民们又捕风捉影而造之，于是风伯飞廉便成了鹿身、雀首、有角、蛇尾、豹文、长有羽翼的样子，后来随着自然力的人格化，他也变成了人格神。原始先民不知天为什么会忽然降雨，于是想象有什么神灵主宰，这便是状如神鸟、一足、能大能小的雨师，衍化到后来便成了雨师赤松子。

总之，雷神、风伯、雨师等民间信仰的自然神，是人类在不能主宰自然界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是人类还不能科学地认识自然界时的产物。其神的威力，是自然界威力的幻相比，其起初的形象是基本按照自然现象的面貌创造出来的，后来才渐渐地变成了人格神。汉代的哲学家王充在《论衡》

虚篇》中认为，关于雷神的传说是“虚妄之言”，关于雷神的画像是“虚妄之象”。他说：“雷公头不悬于天，足不蹈于地，安能为雷公？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如雷公与仙人同，宜复着翼。使雷公不飞，图雷家言其飞，非也。使实飞，不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图雷之家画雷之状，皆虚妄也。”据说王充的话，使后来的画雷者为雷神插上了两个翼。明许仲琳《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也是有两翼的，可能就是王充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说明，人类创造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候是由物而人，由自然物而人格化，成为人格神；有时候又是人而物，使人格神物化，造出半人半物，是人又非全同于人的形象。

与人的衣食住行、吉凶祸福直接联系着的民间俗神，往往是人根据自己的观念以及改造现实的理想创造出来的。这部分民间俗神开始就是人格神，他们的形象是由人的意象衍化而来的。他们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威力比人大。例如瘟神和痘神，是人对瘟病和痘疫无以治疗又未能认识的产物。人不知道瘟病和痘疫是怎么得的，于是想象有瘟神和痘神主宰着这种病。他们虽然与人的形象差不多，但却有很大的威力，可以凌空三五丈，可以降病于人间，令人无法逃脱。人如果想逃脱这种灾祸，就只好乞求于他们，供奉他们，向他们祭拜。这实际是人类屈服于自然力的表现。但事实上，人类对他们的屈服并不能生效，那些祭拜瘟神而使瘟神显灵而消除瘟病的传说故事，只具幻想的真实性，不具现实的真实性，因为那些故事传说中矛盾的互相转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

具体的变化。”一句话，祭拜瘟神而消除了瘟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原始先民出门常遇危险，常有祸事发生，为避开危险和灾祸，于是创造出路神以保护之。路神长得奇异，“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具有保护人的威力本领，人们以为祭拜了自己创造的神灵就会得到保护；人们希望发财，于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出赵公元帅、赐福的天官，以为祭拜他们便可以发财得宝；人们希望得到儿子，于是便按照人的形象创造出送子的张仙，创造出打出天狗引进子孙的神话；灶坑不好烧怎么办，于是创造灶王爷来保佑吧，于是灶王爷被创造出来，光是灶王爷在那里又太孤单，于是又创造灶王奶奶来配成对儿。人们就是这样，在造神的运动中，在自己创造的神祇中，幻想着改变现实的状况。这便是一部分与人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民间俗神产生的过程。

与民俗活动有直接联系的民间俗神，有的则是由人转而为神的，他们开始时是人，后来由于被信奉、被封赐而变成了神，其形象也变异得与人的形象不同了；有的虽然由于赐封和信奉，但是一直保持人的形象，其作为神的品格主要表现在他们改造现实的神力。前一类型以钟馗为代表，后一种类型以门神秦琼、尉迟恭为代表。门神钟馗，是由一位没有考中的武举而变化来的。相传，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在骊山讲武，回宫以后发了疟疾，一个来月未愈。一天晚上，他忽然梦见两个鬼，一个大鬼一个小鬼。那个小鬼穿着红衣服，长着一个牛鼻子，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他偷了太真夫人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皇帝的玉笛，绕殿而奔逃；那个大鬼戴着帽子，穿着蓝衣服，露着两只脚，抓住那个小鬼，抠出小鬼的眼睛就吃了。唐明皇问那大鬼是什么人，那

大鬼回答说自己是没有考中武举的钟馗，现在誓与陛下除尽天下的妖孽。唐明皇醒来之后，疟病就好了，于是便请画家吴道子按照梦中所见到的钟馗绘出了他的像，贴之于门以避邪，并通告天下照行。就这样钟馗便成了门神。但是这个门神的形象，却已离开了人的形象很远，很象人们的想象中的鬼。门神尉迟恭和秦琼原是替李世民打天下的忠臣。李世民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杀了不少人，做了皇帝之后常常觉得身体不豫，有时还在梦中见到恶鬼相斗，为此经常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就派秦琼、尉迟恭穿上戎装夜里守卫宫门，此后太宗便不再做梦了。为了感谢二位将军，太宗便命画工画了二人介胄肖像悬于宫门两旁。肖像怒目圆睁，两手执鞭，威武不屈，此后宫中邪祟全消。两人的肖像延袭到后来成了门神。

类似秦琼、尉迟恭这样因对皇帝做了好事而被信奉为神的，在民间信仰中是颇多的。例如三国时蜀国的张飞因为有武士的奇勇，“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因而死后被信奉为神，立庙祀之；三国时蜀国的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智勇双全，其一生集忠义于一身，成为义士的楷模，而被立庙并信奉为神；福神杨成则因为给当地人民做了好事而被信奉为神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人们信奉他们为神，是希望人们能够效仿他们而成为勇士、忠臣、义士等；人们将他们做为神的偶像立起来以后，他们又被进一步地神化了，以为他们可以除灾降福，所以祭拜的香火不断。就是在这香烟缭绕的神化过程中，他们的威力传说也愈来愈奇，他们的形象也在偶像的创造者——画工那里被异化着，形体或具超人般的魁梧，或有部分变成了特异之形，如眼睛变成三只之类。

民间俗神中的行业神，或者是本行业的创始者，或者是本行业的特高技能者。他们本来就是人类中的某一种人，但是由于他们某一行业中做出了贡献，或者由于他们的行为表现了人类社会某种至高无尚的精神，所以被各行各业的人尊奉为了神。例如神农氏、后稷实际不过是对农业做了贡献的人，因之被尊奉为农神；大禹治水有功，又表现出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所以被尊奉为神，并建了禹庙；秦之李冰父子治水有功，人们建造了二王庙，尊他们为二郎神；虫王神有刘猛将军，他原为南宋的抗金名将，后因受投降派奸相秦桧的陷害而作了地方官，在任地方官时因治水驱蝗虫有功而被人民封为虫王神；陶神乃是传说中的黄帝的陶正，名曰宁封子，他会烧制陶器，在管理制陶事业上作了贡献，便成了陶神，今四川灌县青城山麓丈人峰下的道观建福宫里仍供有他的神像；火神传说为原始时代五帝之一的帝喾的长子，名曰阏伯，因他曾在商丘管理火种，所以被封为火神，今河南省商丘县有火神台，祭祀的就是他；南方尊奉的医神保生大帝，实际是宋代龙海白礁地方的吴本（tāo），他自幼博览群书，长大后精于采药、炼丹和针灸之术，在医治人民的疾病方面做了贡献，成为了医神，今福建龙海县白礁村的慈济宫仍供有他的神像；木工神鲁班，他原是春秋时鲁国的有名工匠，他不仅技术高超，而且发明了许多工匠工具，是木匠的祖师，所以成了神；东汉时河南祁州（今安国）的邳彤，他在作西阳太守时精通医药原理，扶植民间种药、制药，在医药方面做了贡献，成了药神；唐之陆羽发明了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方法，被奉为茶神；梨园神实际是唐玄宗李隆基，由于他喜欢歌舞，担任过梨园指挥，打过羯鼓演过

戏，对中国的戏曲事业有贡献，所以被封为梨园神……。各行各业的人尊奉行业神，一方面可能是希望自己也能具有行业神那种超人的技艺，一方面是希望得到本行业神的保佑，以使自己在事业上顺利成功。各行各业的神祇，就是在从事本行业的人们的信奉中被神化着，一些神奇的传说随着这种信奉也被创造出来，这些神也就在神化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关于民间信奉的天神、星神之类，有的起源于道教，有的来源于佛教，他们是从道教、佛教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民间的。在这种信奉里，反映着佛教、道教等宗教观念在民间的流布和影响，带有着宗教信仰的性质。

在旧时代，民间对民俗杂神的信奉是很普遍的，民俗神庙香火不断，各种各样的俗神在民俗活动中成主角，一些俗神成为家喻户晓的神祇。人们对于民间俗神的信奉，并非是纯属于迷信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是在精神寻求的寄托。他们或者要实现驱灾的愿望，或者是要寻求避祸的可能，或者是在期望的心理中实现某种意，或者只是图吉利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有的可能根本就不信，但是也要烧上几根香，拜上几拜，于是在精神上得到自我的宽慰和解脱；有些人信奉财神赵公明，明知道不一定会因此而发财，或者供奉了一阵子的实践已证明了并未发财，但他还是要信奉，因为这种信奉会减轻缓解贫穷带来的痛苦；有的信奉则是对理想愿望的寄托，例如结婚时迎喜神就是在追求婚姻的幸福。结婚本来是一件喜事，本来就是一件幸福的事。迎了喜神可能获得婚后的幸福，未迎喜神婚后的幸福也不会因此而破灭，迎了喜神不幸的婚姻照样会不幸，未迎喜神幸福的婚姻

不会因此而变得不幸。可是人们还是要去“迎”，因为“迎”了心理上会得到宽慰，会增加幸福的程度。当然，民间对于俗神的供奉祭拜，也有的是抱着明确的现实的，这就包括着迷信的观念了。有时候，这种带着明确目的祭拜还真的“灵验”了，但是这绝不是什么真的神在显灵，大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例如祭拜张仙而求子，祭拜之后却真的怀了孕，就是一种巧合。因为神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们在观念意象中创造的神张仙与怀孕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民间俗神的创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神的形象逐渐完善的过程中，除了人们的信奉使之更加神化之外，还有历代帝王的提倡、封赐和艺术家的创造功劳在里面。

应该说，在民间俗神的创造过程中，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封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52页）。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赐封了什么神，人们也就会跟着信奉起来，这样一呼一应，神也就被创造了出来，不够完满的神祇也会日益完善起来。儒氏始祖神孔子、东岳泰山神和关圣帝君的诞生，是与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直接关系的。孔子本来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但是他所提倡仁、义、礼等思想和信条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统治阶级就为他立庙建祠，对他进行祭拜，于是他便成了儒氏始祖之神，成了封建时代的文化之神。中国的原始先民本来就有对于山川的自然崇拜，在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中，东岳泰山早就开始被神化了，后来加上统治阶级的赐封，东岳泰山神就逐渐变成了人格神。古之帝王把自己看成是天子，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来做统治者

的，所以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告太平于天，极群神之功。”泰山既然是祭天神的地方，既然通向神界的阶梯，其被封为山神也是自然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于泰山举行过祭天的大典，筑坛以拜，史称“封禅”，泰山也就在帝王的封禅历程中一天天被神化。到了唐代、宋代，被帝王尊封为东岳大帝，修建东岳庙以祭之，唐山神也随之变成了人格神，被称为唐山府君，他竟然也有了儿女。三国时蜀国的关云长早已在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被神化了，统治阶级为了宣传“忠”、“义”又给他赐封了这个“王”那个“大帝”的圣号，他也就日渐地变成了神。自宋以后，帝王赐封给的名号就有“武安王”、“义勇武安王”、“英济王”、“显灵义勇武安王”、“关圣大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等十多种，封号愈来愈长，圣称愈来愈高，一个一个神圣的桂冠加在了他的头上，各地又都为他建庙祭拜，于是他在统治阶级的推崇中在人民群众中成了具有很高地位的神。

在民间俗神的创造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艺术的教化。民间俗神在民间信仰中诞生，在信奉祭拜中神化，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赐封，地位愈来愈高。尽管如此，民俗诸神也不一定被所有民间的百姓们知道。民间俗神之日益深入人心以及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艺术的。艺术家创造的庙宇大殿，使供奉于其中的诸神显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艺术家绘制雕塑的诸神形象，使他们在诞生时初具的形貌发生了变异，变得更加神圣英伟；在小说等作品中，艺术家笔下的诸神的威力是惊人的巨大……。所有这些都是民间俗神的日趋完美以致最后完成的重要因素。例如，